偶遇陳鐸

延 靜

那天，坐在北京機場休息室，準備登機去韓國。忽見進來一人，米黃T恤，淺色褲子，步履矯健，只頭髮全白，是位老者。他坐下後，我遠遠端詳，覺得似曾相識：莫不是陳鐸？不久前，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理事長吉佩定舉行晚會慶祝，來的人很多，著名主持人陳鐸也應邀參加，坐在離我們不遠處。我久視後貿然前去致意，從而相識。這次我又走到陳鐸面前，不想他還記得我，於是對面坐下聊了起來。

陳鐸的名字於我是不能忘記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各項工作出現新氣象，中央電視台也不例外，播放了頗有新意的二十五集大型記錄片《話說長江》，而正是陳鐸與虹雲合作，以獨特的視角，渾厚和甜美的聲音，從歷史和現實角度，向廣大電視觀衆介紹了這條象徵中華民族的不朽長河。當時這個節目深深吸引了觀衆，多少人盼周末，盼播放《話說長江》的時刻。陳鐸具有特點的形象，瀟灑的儀表，凝重的聲音，也就留在我心中，留在觀衆心中。那之後他又有很多作品，包括《話說絲綢之路》《再說長江》以及他主持的晚會，每次都成爲我和觀衆關注的焦點。

交談中陳鐸告訴我，他此行去莫斯科，準備參加中俄建交六十周年慶祝文藝晚會，預定胡錦濤主席在訪俄行程中將出席。我問他演什麼節目，他說朗誦普希金的詩《致凱恩》，並解釋說，那是一首愛情詩，表達了詩人在故鄉與凱恩不期而遇，美妙的一瞬使他枯澀的心靈得到滋潤和甦醒，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的絕世佳作。交談中使我驚訝的是，陳鐸不僅用中文朗誦，還要用俄文朗誦。我不禁問他，什麼時候學的俄文，他說是幾十年前，早忘得差不多了，這次重新拾起來不容易，也求教了幾位專家。看來作爲一名主持，也眞不容易。

我關心陳鐸會有什麼新作，他很坦誠地告訴我，他正準備拍一部有關新疆紀實作品，名叫《話說北庭》，那是一座有兩千歷史的古城，通過介紹濃郁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觀，全景式地展現北庭縱橫上下的歷史風貌。陳鐸和攝製組已經去過北庭，與當地專家、學者進行了交流，還查看了古迹和景點，做好了前期準備。陳鐸說，他將於七月去現場，開始正式拍攝和解說工作。

陳鐸身體很好，面色紅潤，聲音洪亮，完全看不出已是七十歲的人。他說他很喜歡旅遊，一年總要與著名歌唱家李光曦等結伴出遊幾次，去年去了歐洲，今年準備乘遊船去韓國和日本。他問我濟州島如何，我簡單做了介紹，並說是韓國的「夏威夷」，值得一去。他聽了很高興，並掏出名片給我，說今後多多聯繫。

名人陳鐸，沒有架子，待人誠懇，言談樸實，短暫見面，令人難忘。

可疑的樂天

春 璇

上月回上海時抽空探望老友，邀他來香港旅遊。算起來，邀也邀了近二十年，而遊香港也是他的多年夢想。開始也並非因無錢遊不起，而是「延遲享受，味道更好」思維使然，但把健康狀況排除在外了。如今，老友不過略上年紀，已病魔纏身，遊香港的美好願望終於斷送了。老友不改豁達脾氣，「好啊，我會來香港的，看看下輩子怎樣安排和計劃了。」

老友仍是我熟悉的樂天派樣子，但令我格外辛酸。樂天派秉性曾是老友的人生瑰寶。因爲樂天，他才懂得享受人生。他一向是美食家，食量奇大，且酷愛烹飪，通常要做滿滿一桌好菜方可動筷，至於啤酒消耗則一向以箱論計。

我勸他戒酒節食不知耗費多少時間與精力，他只知嘲笑我「滴酒不沾」：你這樣活着，又有什麼意思？他大講俄國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的哲學，「寧可像老鷹那樣，吃帶血的活肉，痛享三十三年陽壽，不可學烏鴉吃屍肉活千年」。老友的「強者」宏論，我很難反駁，只好說「身體是自己的，別跟自己過不去」。今天，老友已患上嚴重腎病，一周須三次洗腎。每次從醫院回來，人都累得不想動彈，全家籠罩恐怖氣氛。

回家路上，我忽然聯想到當下的全球金融海嘯。早前各種各樣金融衍生工具紛紛出籠，顯示前所未有的操縱力，營造令人深信的樂觀氛圍，到頭來又是它們把全球經濟折磨得生不如死。這時，人們才清醒：眞正推動社會進步的變遷力、思考與警覺，多麼輕易地被忽視、被拒絕。就是「一葉知秋」這樣的告誡，也一再被歸入老生常談！然而，可怕危機已像潮水進門，浸沒了腳踝，而我們還在張羅，要買最華貴的波斯地毯。難忘老友這回和我分手，終於顯露出眞正的傷感與悔意，不過仍在說笑：「洗腎，比女人墮胎還要受罪……想想啊，你老哥一星期『墮胎』三次，還遊什麼香港啊。」

增城掛綠和香山雞嘴荔枝

陳培棟

又到蟬鳴荔熟時，南國佳果靚荔枝，是人們社交的一道橋樑，用一箱荔枝饋贈親友，上下級同事之間的互送，是當今我國南方的一件樂事和趣事。建國後，毛澤東對送荔枝表示了兩種不同的態度。

廣東省增城市的西園生長着一棵掛綠荔枝，是荔枝家族的瑰寶。它與一般荔枝不同，其殼紅帶綠，文學家讚譽它：「四分微綠六分紅」、「含丹吐翠」。而每個荔枝果都有一條綠色的「絲帶」纏着。其肉質潔白晶瑩，清甜爽口，吃後齒頰留香。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讚曰：掛綠「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清代文學家朱彝尊說：「閩粵荔枝，向無定論，以予論之，增城掛綠，斯其最矣！」

據說掛綠荔枝是明朝工部尚書湛若水從閩南楓亭懷核歸鄉，種植而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古往今來，人們都把品嘗「掛綠」視爲幸事，是歷代官員作爲向朝廷奉獻的貢品。清朝時，到了採摘掛綠的時候，往往要十里設驛，五里立站，派快馬將掛綠進貢到皇宮。解放前，每到掛綠成熟的季節，還有重兵把守。四鄉八鎮有錢有勢的人家抬着穀子，排成長龍換掛綠，滿滿的兩籮穀子才換一顆。

建國後的一九五五年，掛綠荔枝獲得大豐收，當年收穫了三十八公斤，分成三筐。一筐由廣東省委用飛機當天空運到北京，送給毛澤東及各位中央首長；另兩筐分別在廣州南方大廈和增城百貨公司兩地公開銷售，每顆五分錢，每人限購一顆。群衆歡呼雀躍，皆大歡喜。送北京的這一筐，卻被毛澤東批評，認爲它屬於人民，不應勞師動衆上送北京。事後省委一位領導深有感觸地說：「以後莫做紅塵妃子笑了！」

無獨有偶，一九五七年六月，正是荔枝成熟時，廣西合浦縣公館鎮香山村農民朱日道，精選了二百顆香山雞嘴荔枝，準備寄給毛澤東。但由於缺少文化，只好請鄉幹部朱新瑚幫忙。兩人提着荔枝趕到十多里外的郵電所，把雞嘴荔枝裝入一個木箱釘牢，由朱新瑚在木箱上代寫「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收」等字樣後，交郵電所航空郵寄。

荔枝寄出不久，朱日道就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寄來署名毛澤東的覆信。信中說，朱日道同志：收到你的荔枝，味道很好，謝謝你，謝謝你！同時還寄給二百元表示酬謝。一份證書，一雙膠底布鞋和一套襯衣。爲此，朱日道激動不已，逢人便說：「毛主席收到我的雞嘴荔枝了，毛主席收到我的雞嘴荔枝了！」

合浦有句名言：「一嘗雞嘴荔，不食天下果」的讚譽。一九九五年，在中國農業博覽會的荔枝評選中，香山雞嘴荔枝獲得第二屆中國農業博覽會金獎。據合浦縣農業局專家介紹，香山雞嘴荔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種源來於廣東增城，據合浦相關的史料記載，明末清初，廣東增城一位官員到外地作官，騎馬經過香山村時。由於天氣炎熱，他將隨身帶着家鄉增城荔枝拿出來解渴，把吃後的荔枝核丟在路旁糞坑邊，不料次年竟然長出了幾株荔枝樹。幾年後，這幾棵荔枝樹開花結出果實。村民摘果嘗之，發現果實大、肉厚爽口、核小如珠，剝皮後乾爽，用紙包不滲漿液，味道清甜可口。因其核小似雞嘴，故而得名。

合浦農業局的專家說，香山雞嘴荔是其他品種雜交變異的新品種，雞嘴荔裡有增城「掛綠」荔枝的本質，水分較少、肉爽脆、有冰糖味、清甜帶微香的特點。筆者上世紀六十年代曾到過公館香山考察雞嘴荔枝，其肉質爽脆似桂味，果大（單果重三十至四十克）蜜甜如糯米糍，帶有掛綠的清香，是優良荔枝品種雜交的變異種。目前香山村只剩下馬拉坡的五十棵雞嘴荔，這些樹都有上百年樹齡，最老的就是朱日岳家的兩棵老樹，有三百歲高齡。目前該村已種植了香山雞嘴荔枝七百多畝，年收入幾百萬元。合浦縣政府也將香山雞嘴荔枝作「王牌」來抓，全縣已種植二萬多畝。

一別鍾情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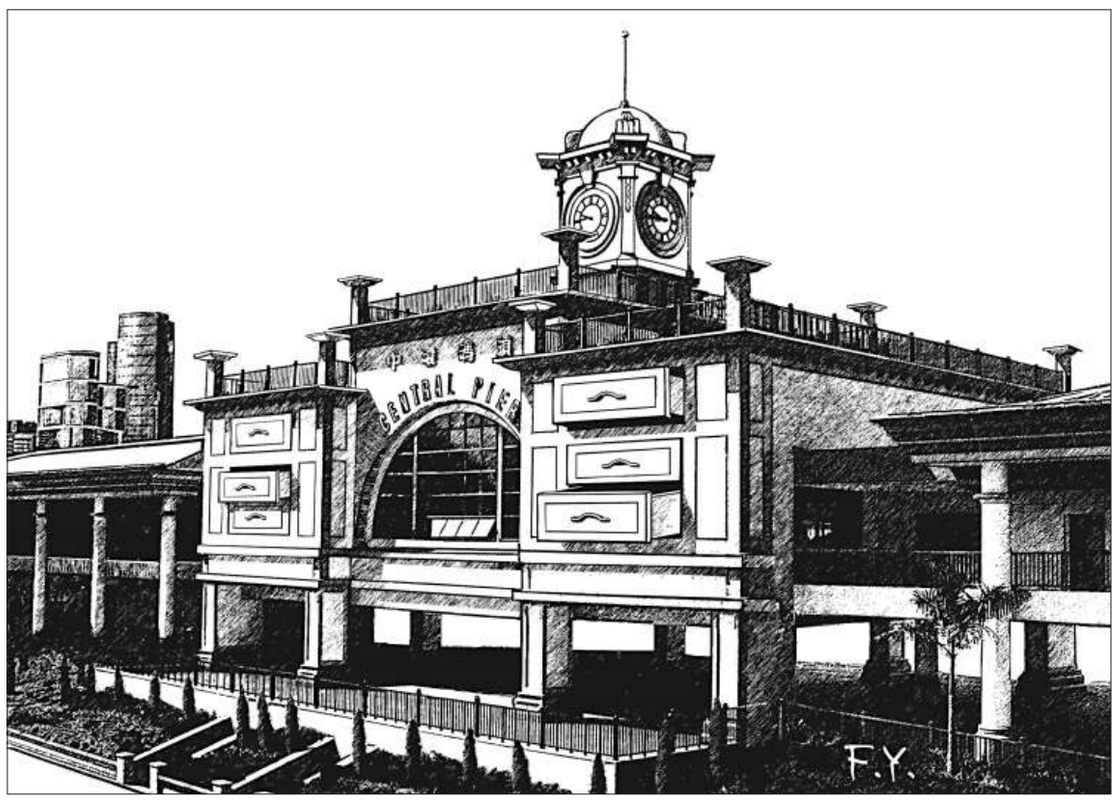
方 元

電光劃過夜空——
那美麗的瞬間，
明眸一閃，你讓我生命重燃，
除了來世，難道再不能相見？

這是十九世紀法國「漫遊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的《擦肩而過的麗人（A Une Passante）》中的一節。它描繪了一種因瞬間而逝而帶來的美感，一種因不再擁有而產生的憧憬。一九三九年，德國文藝評論家本雅明（Benjamin）在分析這首詩的時候指出：「現代都市人愛的情趣，與其說在於『一見鍾情』，還不如說『一別鍾情』。」

在今年的「香港書展」上，我有一本書獻給讀者，書名就是《一別鍾情》。正是波德萊爾的那首詩和本雅明的分析給了我啓發，才有了這個書名。這是一本關於香港建築文化的書，內有十章，因此副標題是「香港建築十日談」。一些讀者可能會覺得《一別鍾情》的書名太晦澀，不夠明確，但是要描述出當今香港文化中那種曖昧的、含糊的、矛盾和複雜的心理特徵，我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書名。

該書的英文副標題「論香港後殖民時代的歷史建築及歷史主義風格建築」也許能更清楚地點明香港與誰「一別」，又「鍾情」什麼。最近十年，保育歷史建築成爲香港社會中一個突出的議題，引發了激烈的、廣泛的社會討論。也是在最近的十年，香港建成了一些後現代歷史主義或復古主義的重要建築，例如中央圖書館、文化博物館、新天星碼頭。在表面上，它們與歷史建築保育運動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當深入分析的時候，會發現在兩者的背後存在着某種有機的聯繫和相通的文化意識。有一些建築與文化活動的組合也是非常的耐人尋味，例如域多利監獄與「監獄美術館」、甘棠第與「孫中山紀念館」、天星碼頭與芭蕾舞劇「蘇絲黃」。這種現象的背後究竟有什麼關係？又投射了什麼樣的文化情感？這是該書試圖解開的謎。



拉開記憶的抽屜 方 元圖

雖然該書研究的是歷史建築和歷史主義風格，但我的關注點是現在、是當代。本書編輯的基本構思是將建築藝術欣賞與社會文化批評相結合，因此每個建築實例分兩個層面論述。第一個層面是從文化旅遊的角度，介紹產生這座建築的歷史背景以及建築的藝術風格；第二個層面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建築藝術背後的社會和文化涵義進行分析和探討。

我還爲該書設計了一款明信片，畫面上是一座牆壁上帶有抽屜的中環天星碼頭。我覺得歷史建築就像一個帶有許多抽屜的記憶載體，在抽屜內裡存放着我們的記憶和秘密。我們去那裡，打開記憶的抽屜，探尋自己的秘密，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當歷史建築消失的時候，我們擔心的是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主義和復古主義建築應運而生，試圖填補歷史建築消失後遺留的空間，但它們只能提供虛僞的記憶和身份。

本雅明說：「銷魂的時刻正是永別的時候。」所以，恰恰是「一別」的痛苦產生了「鍾情」的快樂。那種失去的愛、背叛的愛、永遠得不到的愛，才是刻骨銘心的，既是痛苦又是快樂。這也許就是我們香港人特有的審美情趣吧。

書的作者雖然只有一人，但實際上它是許多人辛勤工作的成果。該書的大部分文章曾先在大公報「大公園」上發表，爲此衷心感謝大公報編輯們給我的支持和鼓勵。還要特別感謝萬里機構出版公司陳言副總編和他的團隊，出版對他們來說不單是一種專業，而且是一門藝術。

萬里機構出版 方元著《一別鍾情》

讀書的定力

梅桑榆

讀書雖非老僧打坐，禪師面壁，但也須有定力。不少人讀小說，雖然可以日以繼夜，通宵達旦，卻不能稱之爲有定力。好的小說，語言生動，人物鮮活，故事精彩，情節曲折，一旦開卷，便被吸引，若再有強烈的懸念令人牽腸掛肚寢食難安，更是欲一氣讀完，因此廢寢忘食，挑燈夜戰，並非定力使然，而是沉浸在閱讀的愉悅之中，欲罷不能。若是讀那枯燥無味的專業書籍、學術著作，或晦澀難懂的古文經典，也能像讀小說一樣專心致志，不知疲倦，方可稱之爲有定力也。

從古至今，讀書有定力者甚衆，董仲舒三年不窺園、陽城六年不出戶、管寧割席……皆讀書有定力之例，明人楊溥入獄十餘載，生死難卜，仍讀書不輟，更是定力超凡。他們意志堅定，認眞讀書的精神影響了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即使在拜金主義盛行之今日，克服重重困難，不受外界誘惑，認眞讀書，心無旁騖者仍大有人在。然而，讀書無定力者也多如山中野草。不說別人，我就曾是讀書無定力之人。

我自幼讀書不知用功，讀小學時，上課時不注意聽講，在家溫課做作業，也不能安心，鄰居吵架、雞鳴狗叫、麻雀臨窗，小貓上樹，都讓我走神，小夥伴的引逗更讓我如坐針氈，常常冒挨揍之險，丟下課本，溜出家門，與他們追逐遊戲。考入中學後，離家住校，如出籠之鳥，學習更不用心，以至達到厭學的地步。既然厭學，也就視書爲仇，以學爲苦，上課時心不在焉，老師講得唾沫橫飛，我卻不知其所云；晚間自習，同學們都在認眞看書做作業，我卻心有旁騖，只盼早點離開教室。明人薛瑄有言：「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我如此胡混，自然「難乎有得」，結果成績不斷下滑，除語文之外，其他功課越學越糊塗，最後只得留級。後來，父親曾讓我學中醫，又曾學建築設計，這兩項專業，均引不起我的興趣，只是迫於壓力，勉強讀書，故時常心生厭倦，精力難以集中，或貌似看書，心想他事，或臨書犯睏，伏案打盹。結果，我醫未學成，建築這一行也只是被我當作謀生的職業，不求專精，從業九年而無大的長進。

我想，讀書無定力如我者，無論上學讀書，還是學何專業，恐怕結局大抵如此。

我以前讀書爲何無定力，而今反思，其原因有三，一是無興趣，二是無目標，三是無信念。無興趣，則視讀書爲苦事，不遇誘惑，尚可強坐展卷，一遇誘惑，立即丟書走人，甚至迷戀於玩樂而懶得再摸書本；無目標，則讀書朝三暮四，今天學這，明天學那，學啥都不能持之以恆，最終一無所成；無信念，則讀書只求過關，得過且過，不求上進，一遇難關，便望之生畏，知難而退。此「三無」，恐怕也是許多人讀書無定力之共同原因。

美國颳起「慢餐風」

馬 佳

針對愈來愈快的生活節奏，「慢餐熱」活動正在美國悄然興起。它是由加州一家餐館老闆艾麗絲·沃特斯女士等人發起，沃特斯女士認爲：美國肥胖人群激增，高血壓、糖尿病等發病率暴增，急需營造一種全新的飲食體系。首屆「慢餐節」於去年在舊金山舉行，因爲加州民衆接受「慢餐」觀念走在全美各地的前列。此舉得到美國民衆的歡迎，很快普及開來。慢餐節主要內容包括品嘗來自美國各地健康食品、聆聽名流暢談「慢餐」好處、觀賞名廚現場表演烹飪、參與者彼此探討如何安排家庭飲食等等。舊金山市政府門前還開闢了「勝利菜園」，讓人們親近自然、學習耕作。

「慢餐節」上的食物比傳統市場上的商品要貴，但它們極富特色、味道可口，而且大多是未經精加工、未添加人工化肥的新鮮的「原生態食品」，所以它們更綠色、更衛生、更符合保健要求。「慢餐節」上的咖啡，是最正宗的手磨咖啡，客人坐在一旁觀看廚師如何對咖啡豆等原料進行加工製作，然後倒入咖啡壺裡慢慢溢出香氣，與平時喝到的速溶咖啡截然不同。人們在細嚼慢嚥、充分享受美食的同時，既能欣賞到名廚精工細作的表演，又學到保護環境、回歸自然的知識。一些「慢餐」活動現場畫有一隻笑容可掬的大蝸牛，慢騰騰的蝸牛正是國際慢餐協會（slow food）的標識，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國際慢餐協會宗旨是：「城市的快節奏生活正以生產力的名義扭曲我們的生命和環境。我們要以慢慢吃爲開始，反抗快節奏的生活」。以蝸牛爲「形象代表」，意在請人們放慢節奏去品嘗美食、享受人生，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中回歸自然，找回昔日的情趣，悠閒地品味「詩意的生活」。

其實在中國古代，細嚼慢嚥就是一種養生之道了。牙齒咀嚼的過程中，唾液的作用很重要。唾液中含有一種助消化的澱粉酶，嚼得愈細唾液的消化作用發揮得愈充分，有利於胃腸的進一步消化和吸收。古人認爲唾液彌足珍貴，是所謂「元神之液」。此外「慢餐」還能促進面部肌肉運動，使面部形態飽滿健康。而「快吃」不但會導致肥胖，對於健康更是有百弊而無一利。對於每天腳步匆匆、拚搏於職場的人們，「慢餐熱」何嘗不是一個好的創意；在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大行其道的今天，推廣慢餐運動可謂一樁善舉呢！

南京夏日老冷飲

季旭東

南京的夏天是非常炎熱的，對於這兒的百姓來說，夏日裡的冷飲是不可或缺的消暑品。這不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人民小康，商品豐富的今天是這樣，就是在早年間的計劃經濟乃至民國時代亦如比。要說現在與以前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當年南京人食用的冷飲無論在品種、形態乃至口味上，比起今天南京市面上的冷飲來說要單調得多。

冷飲一般可分爲液態與固態兩大類，前者有汽水、冰水、冰果汁等；後者如冰棍、冰淇淋一類。在過去，南京的汽水市場有很大一塊被上海正廣和公司的正廣和汽水所佔據。正廣和是一家創辦於十九世紀末的老字號冷飲廠家，它生產的汽水味道好且氣足，深得石城居民歡迎。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瓶普通的正廣和汽水在這裡的價格還高達一角六、七分（不含瓶）；而當時一斤好大米也才不過是一角四、五分；所以能常喝正廣和汽水的人都是那些爲數不多的家境殷實者。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冷飲店便利用自己擁有的制冷設備製作冰水向廣大市民出售。市民們則將小蘇打、酸梅粉或白糖放入購得的冰水中，製作「土汽水」。土汽水味雖不及正廣和汽水，但在清涼消暑方面也差不到哪去，並且價格只有後者的三分之一；這種自製的土汽水也因而一度在南京非常流行。

酸梅湯是南京百姓喜好的一種傳統消暑飲料。據說喝酸梅湯源自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年朱元璋因天氣炎熱而患病，由於喝了烏梅（即酸梅）湯而愈。於是他便命人大量製作，供京城軍民飲用，以防治暑病。由於此湯味好且清火消暑，在經歷了六百多年後，已然成了夏季南京百姓家中常備的飲料了。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南京有不少人家窮得買不起酸梅粉製作酸梅湯（更別說汽水了），所以就只能喝涼開水爲消暑飲料了。對於那些靠拉黃包車、拖板車賣苦力的勞作者來說，就連涼開水也無暇製作，於是一些慈善機構就在街頭設施茶攤，向這些人免費提供解渴消暑的飲料，有時還會免費發放些萬金油一類的防暑藥品。在施茶攤上，茶水裝在一帶蓋的大陶瓷缸中，飲者來時用勺子自舀自飲，從不限量，缸中的茶水則隨缺隨續。別看這小小的施茶攤不起眼，它卻解決了烈日下出苦力者消渴防暑的大問題。設置施茶攤的機構或個人往往會把自己的名稱或姓名寫在茶攤的招牌上，因而也就爲自己作了廣告。

過去，南京的固態冷飲主要就是老牌子馬頭牌冰棒（在這裡，冰棍被叫作冰棒）了。那時，每到夏天，賣冰棒的小販們便走街串巷，拿腔拿調地吆喝着：「馬頭牌冰——棒，冰——棒馬頭牌」，「赤豆——奶油冰棒，香蕉——橘子冰棒」。一聽到吆喝，買冰棒的人，尤其是兒童就會前來購買。這時，只須花上三四分錢，小販便會按購者們要的品種從襯棉墊木箱或大口保溫瓶中將冰棒取出，就是奶油雪糕也不過才八分錢。那年月，南京也有冰淇淋、雪磚一類冷飲，不過只有在大冷飲店或飯店才有售。在一般百姓眼中，那是有錢人進出的地方，並且能吃上冰淇淋、冰磚，可就算是奢侈了。

建國後的計劃經濟時代，內地有很多大型企事業單位在夏天都會向其職工發放各種冷飲，這中有汽水、營養湯（如綠豆湯、酸梅湯等）、冰磚等；有些家離單位近的職工常會將冰棒、冰淇淋一類冷飲用毛巾包上帶回家中與家人共享。

早年間南京的冷飲雖然品種單調，但都絕少出現假冒僞劣產品，這在造假時有發生的今天，還是有幾分讓人羨慕的。